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弗洛伊德经典个案系列

朵拉

[奥]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著

刘慧卿 译



歇斯底里 案例分析的片段

少女“朵拉”这个案例在精神分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歇斯底里、梦、双性特质、转移关系等主题均做了重点探讨。

弗洛伊德力图将毕生研究的理论集中在这个案例之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弗
洛
伊
德
经
典
个
案
系
列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朵 拉

〔奥〕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著
刘慧卿 译



歇斯底里 案例分析的片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朵拉：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段 / (奥)弗洛伊德 (Freud, S.) 著；
刘慧卿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

(弗洛伊德经典个案系列)

ISBN 978-7-5097-7572-1

I. ①朵… II. ①弗… ②刘… III. ①弗洛伊德, S. (1856~1939) —
精神分析—案例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17505号

· 弗洛伊德经典个案系列 ·

朵拉：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段

著 者 / [奥]弗洛伊德

译 者 / 刘慧卿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许春山

责任编辑 / 王珊珊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教育分社 (010) 59367278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2 字 数：139千字

版 次 /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572-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4-8097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2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朵拉：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段》中文译稿©2004/09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刘慧卿/译

简体中文译稿经由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

目录

001	【译序】生之本能之火花
004	【导读】朵拉的梦、歇斯底里和其他
053	一个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段
054	英文版编者序言
058	前言
067	I 临床图像
118	II 第一个梦
151	III 第二个梦
171	IV 后记
 183	 【附录】弗洛伊德生平年表

【译序】* 生之本能之火花

又要出版翻译作品了，赶着最后一次许多收拾和校对的工作，配合着最近夏季明显的燥热，以及每天午时常常固定又急又大的雷雨，于是这阵子，心情老是又劳累又兴奋，想到自己真像当年在教室中挥汗苦读、勇赴考场的学子。其实蛮怀念当年这种感觉的，人生之中绝无仅有的奋斗经验。

翻译弗洛伊德作品的过程，也真的很像参加一场考试，那种考前很想考好、不允许自己搞砸、戒慎恐惧的心情。幸好当时仍进行的“弗洛伊德案例读书会”为我的翻译做了很好的把关和意见的交流。但心里仍是如履薄冰的，老是觉得不能对不起《弗洛伊德全集》，不能对不起所谓的“经典”，正像当年自己觉得背负着家族的期待似的，自己一个人，步步走得沉重。

偏偏，时机也是沉重而严峻的。“朵拉”案例、“女同性恋”和“朵拉”导读，是在2003年四五月SARS严重威胁期间，之前、之后急急地赶稿完成的。SARS所造成的空前恐慌，让我真切地体会

* 《弗洛伊德全集》原为德文出版（G.W.），之后翻译为各国语言。本书翻译依据的是英文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 S.E.），编译者为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本书在注释部分，分别标明“原注”（弗洛伊德所加的注释）、“英译注”（斯特雷奇所加的注释）、“中译注”（刘慧卿所加的注释）。行文中凡是加上[]符号处，代表的是英文版编译者斯特雷奇所添加的说明。

到医疗高危险的本质，犹记得当时，南北各医院相继“沦陷”，我揣想着，原来我的好朋友、重要的支持系统，包括自己，都是在南北各医院工作、身陷险境、必须与病毒近身肉搏一战的人。

想想，心理治疗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步步凶险！弗洛伊德在朵拉案例中提道：“……没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召唤出那些栖息于人类乳房之畔驯服恶魔的最大邪恶，并且企图和它们搏斗，可以期待毫发未伤地度过这种苦斗……”孤单、无援、挣扎、骄傲、受了内伤不能喊痛……这似乎就是纵身跳入会谈室中某一层面的情境。治疗过程中，真的不可能希冀自己是如如不动且毫发无伤的，既然涉入了个案的生命，尤其是精神分析，胆敢宣称要涉入个案的潜意识生命之中，相对地，就必须有勇气和心理准备付出同等深层生命的代价，差别只是现实上受影响程度的轻重罢了。

于是，就这样，考试、翻译、SARS 期间、治疗过程中……生命中到处充满着沉重的考验，生命过程中有太多打不完的战役，对外在的现实和对内在的自己。常常，生命走到困顿的状态，弹尽粮绝、无路可走、注定失败、几乎灭绝；有时，治疗也是。感觉好像弗洛伊德晚年所提出的“涅槃原则”，死亡和掉落似乎是一种必然，无法可解的穷途末路。然而，又想到弗洛伊德在推演生／死本能的各种观念时，他有一小段引用单细胞生命和死亡的研究，来导出生／死本能的各种观念。印象很深刻的，是提到有机体如果有机会互相混合、交换物质，它们就可以保持生命的活力，不会老化，甚至可以返老还童。而使细胞和生命聚合的力量，正是原欲（libido）的本性。因为生之原欲，使得生命在趋向死亡和掉落的历程中，进出了某些生之火花，这是原欲的涌现，因而延长了生命，以及提供在困顿之中，不放

弃地寻求突破和持续的力量。

想到会谈室中个案和治疗师因着彼此的承诺关系，无可避免地带来了生命“深层物质”的“混合”和“交换”，似乎这才是真正生之泉源涌现的关键，似乎这才是苦撑过许多困顿和战役的所依。想想，弗洛伊德终其一生不气馁、不动摇地坚持着治疗，坚持着原欲的理论，他是一位生之本能源源不绝的人，他的生之本能升华出精神分析的灵魂和生命，永远都是那么生意盎然地迎向挑战，生意盎然地投入现实世界。于是生命的困顿和灭绝仿佛有了救赎的希望；于是体会到生命不是因为不死而珍贵，生命是因必死却不断地有生之火花而灿烂。

想想，在自己生命中成长的各个阶段，有着无数困顿的经验，直至今日，如果可以庆幸自己还保有对生命恳切的热望，不致被阵阵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阴郁迷暗所完全吞噬，这背后其实也就意味着同时有许许多多的人，最早应该是原初的父母、生命的源头，继之是友爱的亲友，长成后是无数的个案和同侪……相识与不相识的人，纷纷与我“交换”了珍贵的生之泉源。于是在困顿中仍不放弃地做着困兽之斗，在战役中仍企图于早败中求后之险胜。

在翻译弗洛伊德这些作品的过程中，“生之本能”的观念一直如影随形地动荡着我，我深深地想起这林林总总。我低吟着、怀想着、感受着、思考着……并且，最后，深深地感恩着！

刘慧卿

【导读】

朵拉的梦、歇斯底里和其他

刘慧卿

在弗洛伊德所有的著作中，案例所占的比例其实并不大。精神分析案例可以作为理论和临床经验的连接点。案例的阅读，表面上因为有生动的故事性^①，看起来的确比其他精神分析理论的文章容易，但是我想提醒读者：应该将阅读案例视为最困难的。如果事先没有丰厚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临床两方面的基础，想以案例为学习精神分析的起点，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因此走上远离精神分析之路。因为案例的阅读，必须兼具理论和临床两方面的视野，如果只有一方的视野，对另一方的临床或理论，很容易以投射的方式处理，不但无法全面地理解，反而会对精神分析造成偏执的误解。首先，单一案例文章中所提出的理论，其实是源自无数和长期的临床案例经验的累积，并将之浓缩，提出精要之文字语言化的重点，读者如果忽略以广泛的临床经验为背景，仅以单一的案例视之，要求以此单一案例

① 弗洛伊德的案例写作都是一种故事性的叙述形态。从“故事”的角度来看，朵拉案例是一个讨论的主题。“弗洛伊德知道一个好的故事可以维持读者的兴趣……每个（案例）都活生生地戏剧化他建构精神分析理论中心范例的过程……”〔见 *In Dora's Case : Freud-Hysteria-Feminism*, Charles Berheimer and Claire Kahane (eds.), 1985, p.19〕。有人也以此为题做讨论（参考同书第三章，*Freud and Dora : Story, History, Case History*, Steven Marcus, 1975）。另一个方向是以写作策略来探讨弗洛伊德朵拉案例的写作及文本风格的分析（见 *Freud's Dora : A Psychoanalytic, Historical, and Textual Study*, Patrick J. Mahony, 1932, pp.105-142, 151-153）。另外 Ernest Jones 也描述过弗洛伊德的案例病史：“……弗洛伊德非比寻常的文学力量和能力，可以轻易地驾驭大量的事实，并加以组织……”（见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Ernest Jones II, p.274）

例为读者做出证明或作为辩驳，难免都会显得过度单薄，而视此单一案例所衍生的理论也难以取信；其次，案例所描述的临床经验，限于语言文字的“次发过程”，其实省略了许多非语言的完整细节，难以再回复原初的丰富性和启发性，除非早已对各式各样的后设理论有着深度掌握和领悟，且以理论为阅读时导引的方向，否则，单就一篇案例，很容易迷失在临床图像之中，难以和文字所呈现的临床现象做理性的对话，也很容易在案例的临床描述中失去前后一贯的综合论述，阅读就只沦为对描绘临床的只字词组做点状散漫的联想，无法深入精神分析的临床血肉之中。这些都是案例阅读真实的困难所在。案例易读而实难理解。有过先后两种不同经验的人就一定可以了解和体会我所提醒的要点。

本文将就朵拉案例中相关的精神分析史和相关概念，如歇斯底里、梦、双性特质、转移关系（*transferences*）等重要的主题，做若干简短的阐释和介绍，提及它们在精神分析史上的背景，以及在朵拉案例中进一步的重要地位，以期在这个精神分析史上重要的案例，铺陈些许和精神分析相关的理论广度和深度，作为读者阅读本书内容前后的参考。

I 朵拉案例出版之前

在 1895 和 1896 年间，我对歇斯底里症状的致病因素和心理历程提出某些观点。从当时至今，已经好几年过去了……（原文）

19 世纪的欧洲，精神医学方兴未艾，当时正盛行歇斯底里的疾病，症状包括各式各样的瘫痪、痉挛、虚弱、运动困难等，患者多以女性为主。而之前，歇斯底里的病因摆荡在宗教似的神秘学（例如，

女巫、附身^①和身体器官（例如，子宫、鼻子等）^②之间。当时歇斯底里病患的治疗是棘手和困难的，只能尝试着电疗、水疗、按摩和催眠^③，歇斯底里对“医学”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和考验^④。

1882年11月中，于1882年夏天刚离开布吕克（Ernst Brucke）^⑤实验室的弗洛伊德，从长辈同事布鲁尔（Josef Breuer）^⑥那里第一次

- ① 欧洲在中古黑暗时代，神权扩张、妖魔之说盛行，凡是怪异行为及失常的情绪或思想，都被当成魔鬼化身。整个欧洲由宗教主导，陷入大规模追捕、猎杀女巫的风潮之中，尤以德国为甚。当时有两位神父克拉玛（Heinrich Kraemer）和史屏格（Johann Sprenger）于1487年合著《巫婆魔槌》（*Malleus Maleficarum*）一书，教人如何辨识魔鬼，凡身上有不寻常红痔、麻点、幻听、妄想、怪异行为，都是巫婆的特征，因此有不少精神病患遭杀害。这本书一直再版到1669年，影响深远。据说，最后一位被认为是巫婆而遭杀害的人，是在1782年的瑞士（关于这段历史可参考 *Witchcraze*, Anne Llewellyn, 1997，目前女书出版社已有中译本《猎·杀·女巫》）。
- ② 器官体液说的取向则更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及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开始，以器官体液的问题解释心智现象。这类的取向即现代医学的滥觞。另外，“歇斯底里”（*hysteria*）这个字的希腊字源就是“子宫”的意思。所以当弗洛伊德从法国带回男性歇斯底里的观察报告时，受到年老医师的强烈反对，因为当时认为只有女性才有“子宫”，男性怎么可能会有“子宫”的疾病！
- ③ 当时催眠在法国有两个学派：其一为南希学派（*Nancy School*），由李伯特和伯翰（*Liebeault and Bernheim*）所领导，主张催眠主要是暗示作用；其二为沙贝特学派（*Salpetriere School*），由夏考所领导，认为催眠现象的发生，主要是脑器官衰弱所致。时至今日，南希学派的催眠暗示说已获得绝大多数的支持。弗洛伊德当初学习催眠时，不确定哪一派是正确的，曾同时翻译两派的作品，以翻译作为他学习的入门。
- ④ 在维多利亚时期，因为医疗上采取身体器官取向，对歇斯底里有许多现今看来“怪异”的处理方式，如卵巢切除术、阴蒂烧灼术等，但是“歇斯底里”并未因这类的处理而消失，反而在不同时代展现出千变万化的姿态。有一种说法，歇斯底里可以和现代同样有多变样貌的“饮食疾患”相对应（参考 *Freud, Dora, and Vienna 1900*, Hannah S. Decker, 1991, p.207）。
- ⑤ 布吕克（*Ernst Brucke*），著名的生理学家。在当时主张排斥幻想迷信以及神谕的自然神秘主义。认为有机体的生命之中，一般的物理化学力量在活动着，属于当时德国重要的赫尔姆霍兹学派（参考《弗洛伊德传》，高宣扬著，万象图书，1997，pp.37-41）。
- ⑥ 布鲁尔（*Josef Breuer*），于1868年在维也纳大学担任荣誉讲师，1871年开始私人执业，青年时期曾经研究呼吸生理学，发现迷走神经的自动控制作用，曾有许多生理学的著作。

听到他所治疗的一位歇斯底里症女病患：安娜·欧（Anna.O）^①。弗洛伊德当时二十六岁，刚从医学院毕业、与未婚妻订婚；布鲁尔在当时却已经颇负盛名，是维也纳一位著名的医师。两人在1870年代末首次于生理研究室见面，他们都是科学研究的狂热者，分享着彼此在科学上的兴趣和发现。布鲁尔大弗洛伊德十四岁，对弗洛伊德而言，他是一位智性上的父辈，曾协助当时籍籍无名的弗洛伊德，成为弗洛伊德年轻时期的知己和艰难时实质上的经济援手。其实早在1880年12月，布鲁尔就开始治疗安娜·欧。布鲁尔后来在书中描述：在1882年6月，安娜·欧自行决定结束治疗^②，实际上，治疗结束之后，布鲁尔把安娜·欧转到瑞士的疗养院，当时安娜·欧的症状仍然存在，在1883年7月，她仍处于歇斯底里的怀孕幻想之中，布鲁尔当时无法处理这样的状况^③，安娜·欧被转介给其他医师^④。

① 安娜·欧（Anna.O），本名贝塔·帕帕翰（Bertha Pappenheim），原来是弗洛伊德太太玛莎（Martha）在结婚前就认识的朋友（见 *Freud: A Life of Our Time*, Peter Gay, 1988, pp.63-64，立绪出版社于2002年翻译成中文套书《弗洛伊德传》）。另外，关于安娜·欧的生平、治疗详情及批判，可参考 *Remembering Anna.O*, Borch-Jacobsen & Mikkil, 1996。

② 参考《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弗洛伊德全集》，S.E., 2, pp.40-41）。

③ 安娜·欧当时觉得怀了布鲁尔的小孩，她会在傍晚召唤布鲁尔前来，并且出现迷乱、腹部绞痛痉挛的症状，说“布鲁尔的小孩”要出生了。显然地，“转移关系”和“反转移关系”从精神分析的肇始，就已经展现了它的威力。也许布鲁尔可以算是第一个被这类治疗（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之中所存在的“转移关系”和“反转移关系”危险吓走的“科学家”（尤其是他往后与弗洛伊德的分道扬镳）。“科学家”的特质是尽量地客观中立，“研究”本身意味着明确的研究对象。但精神分析既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所讨论的却又离不开个人的涉入。也许精神分析如果仍是一门科学，不致走入神秘学，它便是一门最难的科学，是最容易偏离科学本质的科学。

④ 安娜·欧在一段长时间之后真正复原了。她成为优秀的社工人员、犹太女性组织的领导人。终身未结婚。对精神分析抱持远离的态度（参考 *Freud's Women*, Lisa Appignanesi & John Forrester, 1992, pp.72-86 和 *Freud: A Life of Our Time*, Peter Gay, 1988, pp.63-68，以及 *Remembering Anna.O*, Borch-Jacobsen & Mikkil, 1996）。

1885 年 10 月，也就是弗洛伊德听到安娜·欧的治疗之后第三年，他申请到巴黎进修，在那里他遇到真正引领他进入歇斯底里精神世界的导师——夏考（J. M. Charcot）。当时弗洛伊德带着布鲁尔治疗安娜·欧的经验——“谈话治疗”或“宣泄法”的特殊经验在他的心中，他曾经试图和夏考讨论这些经验，但夏考似乎不感兴趣。夏考凭着当时在法国的努力，已经发展出他自己对歇斯底里病理学的一套看法，他认为歇斯底里是一种心理的疾病，与“心理创伤”经验有关，另外还有催眠术的使用、男性的歇斯底里等的观念。弗洛伊德在夏考的身上，似乎找到了歇斯底里研究的心理学方向。大约一年后，1886 年秋天他返回维也纳，他向维也纳医学会演说男性歇斯底里，但是这个从法国带回来的观点却招致不少反对意见。

弗洛伊德在 1886 年 9 月 13 日结婚。1887 年 10 月大女儿出生，他以布鲁尔太太的名字玛丝塔（Mathilde）为女儿命名。1887 年 11 月，弗洛伊德认识了一位后续生命中重要的朋友，他是经由布鲁尔的介绍、从柏林来听弗洛伊德神经医学演讲的耳鼻喉科医师威廉·弗里斯（Wilhelm Fliess）。无疑地，弗里斯自此逐渐取代布鲁尔，成为弗洛伊德理论拓展过程中重要的对话者。在 1891 年，弗洛伊德献给布鲁尔的《论失语症》出版后，布鲁尔的许多批评令弗洛伊德失望，弗洛伊德与布鲁尔两人的友谊开始生变。1893 年两人自合著的《歇斯底里现象的心理机制》出版后，开始渐行渐远。无论如何，他与布鲁尔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Syudies on Hysteria*）还是在 1895 年出版了。这可以说是弗洛伊德第一本重要著作，也是他十几年以来研究歇斯底里一个重要的成果，书中内容提出了五个

歇斯底里的个案，除了布鲁尔治疗的安娜·欧之外，还有其他四位，她们是弗洛伊德从法国回来之后，将近十年之间陆续治疗的病患。

弗里斯现在变得很重要，他是当时弗洛伊德唯一的亲密战友。他同样有着广博的科学知识，有许多现今看来怪异的理论，像对鼻子的执着^①和23天的男性周期理论^②等。无论如何，在弗洛伊德思想旺盛的年轻时期，也是开创精神分析关键的年代中，他们彼此分享着原创的想法，弗里斯扮演了一位重要的聆听和对话者，两人的书信往返（1887 ~ 1902）更被视为精神分析理论的滥觞。早在1890年代中期，弗里斯的论文中就已经提及婴孩性欲、双性论等问题，这些甚至早于弗洛伊德对此领域的思考。

1896年，弗洛伊德首次提出“精神分析”一词^③，这是对由布鲁尔探险所得的程序步骤的正式命名，用来探索潜意识路径，解答歇斯底里症和强迫精神官能症的病因学。同年，他的父亲过世。之前于1890年代初期，弗洛伊德似乎就已经开始沉浸在自我分析之中，

① 参考本书原文第78页，弗洛伊德提及弗里斯所说的关于鼻子上的“胃点”之事。

② 弗里斯指以月经周期为主，月经终止和月经开始之间的日数，用28和23来代表所有人的双性特质，28代表女性特质，23代表男性特质，这两个数字是人生理规律的框架，不论男女都受这种规律主宰，医师可依此诊断各种身体状况或病症，数字的种种数学计算，可以说明人一生的变化（参考 Freud : A Life for Our Time, Peter Gay, 1988, p.56）。

③ 弗洛伊德的出版品中，第一次出现精神 - 分析（psycho-analysis）一词，是在《遗传和精神官能症》（Heredity and the Aetiology of the Neuroses）的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全集》，S.E. 3, p.151，这点在编辑脚注1中提到），当时这个字的中间有一连线。之前，在《歇斯底里研究》中仅提到“分析”，包括“精神的分析”“临床心理的分析”“催眠分析”“心理分析”（《弗洛伊德全集》，S.E. 3, p.47 脚注1）等词。弗洛伊德在1908年给荣格的信中曾提道：“我较喜欢精神分析（Psychoanalyse）这样的写法，而没有中间的连字符横线……”（The Freud/Jung Letters, 1991, Penguin Books, p.114）

父亲过世的事件更是他自我研究的重要素材^①，那些年之中，他思考且确立了歇斯底里症状和潜抑的性欲有关、俄狄浦斯情结（当时虽然还未正式使用这个名词^②）等。1900年，四十四岁的弗洛伊德，由维也纳的“法兰兹·德意帝克”（Franz Deuticke）书局出版了他的著作《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③。这部几乎是自传式的作品初期并未受到注意。但无疑地，这本书是他将近二十年来（1880年代到1900年代）各方面的学习（布鲁尔、夏考、弗里斯等）、思考（歇斯底里、婴孩性欲、俄狄浦斯情结、精神病理结构等）以及自我分析（对梦和潜意识的体会和研究）的总结。这本书的重要性不遑多论，几乎可以算是“总结了弗洛伊德所有的学养，甚至总结了弗洛伊德这个人”^④，几乎就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在进入朵拉案例的阅读之前，1895年的《歇斯底里研究》和

① 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全集》，S.E., 4, xiv），英文编辑的短论里提到，弗洛伊德对梦探究的兴趣——由一些通信中得知——至少可以追溯到1882年（布鲁尔告诉他安娜·欧案例的那年），但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他自己正在记梦或研究梦。在《歇斯底里研究》中（《弗洛伊德全集》，S.E., 2, p.68 脚注），弗洛伊德首次在出版品里确定地提到他自己记梦的状况，但仍无法确定这个段落是在何时写成的，由他与荣格1894年6月22日的通信中，他告诉荣格已完成这些歇斯底里的案例病史来看，他应该是在1894年之前的某个时期开始记梦和研究梦。之前弗洛伊德对梦的兴趣也许只是听病患的梦；而持续记梦、研究梦和分析梦，才能算是弗洛伊德自我分析的起点，而这样的自我分析，似乎因父亲的死亡而更加专注。

② “情结”（complex）这个名称，是弗洛伊德稍后和荣格熟识之后，接受由荣格所提出的名词。至于俄狄浦斯的情结，弗洛伊德早在《梦的解析》时期就已经有了雏形。

③ 《弗洛伊德传》（*Freud: A Life of Our Time*, Peter Gay, 1988, p.3）和《弗洛伊德全集》（S.E., 4, xii）中提到，正确的出版日期是1899年11月4日，但是书中所标示的出版日期却是1900年，这个不一致应该只是当初出版的传统方式。在翻译上，“Interpretation”目前精神分析的文章较一致的翻译是“诠释”；但*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这本书的书名，我仍依照目前台湾读者所熟悉的，翻译为《梦的解析》。

④ 引用自 *Freud: A Life of Our Time*, Peter Gay, 1988, p.4。

1900 年的《梦的解析》，应该是不能遗漏的基础阅读，只是这两本基础阅读，对入门者而言，却也都是最艰深的学问。

II 朵拉案例的出版

……治疗结束之后，我延迟出版，等了整整四年，直到我耳闻病患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这个特征让我推测她对这里所提的相关事件和心理事件的兴趣已经变微弱了……（原文）

《梦的解析》出版之后，弗洛伊德重要的核心理论架构几乎完成了大部分。1900 年，他开始治疗朵拉。这段疗程持续了不到三个月（1900 年 10 月中到 12 月 31 日^①）。弗洛伊德在治疗结束之后，立刻着手写作这篇案例病史，于 1901 年 1 月 24 日完成了这个案例病史的写作^②，所以他几乎是打算紧接着《梦的解析》出版的。而且当时弗洛伊德原来的命名是“梦和歇斯底里”（Dreams and Hysteria），以这样的名称来看，弗洛伊德要用这个临床案例来支持他前面两本重要著作的理论（书名就是这两本书，而且“梦”放在前面），其意图不言而喻。弗洛伊德在给弗里斯的信中，提及他的案例写作和相关意义：“这是梦书的延续……，包括歇斯底里症状的解除和考虑以性器官为基础……”“……梦的重要和潜意识的独特……”^③

与此同时，他也进行着《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的写作。《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

① 参考本书原文第 105 页，有朵拉结束会谈的清楚描述。脚注中确定结束当天日期为 12 月 31 日。可以想象弗洛伊德认真工作到一年的最后一天。

② 与弗里斯书信集第一百四十封。

③ 与弗里斯书信集第一百四十、一百四十一封。

于1900年秋天撰稿，于次年如期出版。之后，《性学三论》（*Three Assays on Sexuality*）在1905年也完成出版，婴孩化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性错乱（perversion）和性倒错（inversion）的理论在此清楚阐释。

朵拉的案例病史完成得早，却在《性学三论》之后，也就是1905年才出版。为什么会有这四年的延迟出版？《弗洛伊德全集》的英文编者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弗洛伊德自己在本书的前言中说明，他等了四年，直到他听到个案生活改变的消息，确定案例的出版不致影响个案之后才正式出版。后人据此查证，这个病患生活中的改变，应该是朵拉的第一个（和唯一的）小孩（儿子）出生了，日期就是1905年4月2日^①。对出版的延迟，当然也有另外一些没有确定证据的推测，包括弗洛伊德的反转移关系（朵拉案例的突然中断带给弗洛伊德的挫折）、顾虑到反对者的异议^②等，许多后续的评价者并不相信弗洛伊德在前言中所说的理

① 这个说法见 *Freud's Women*（Lisa Appignanesi & John Forrester, 1992, p.164），这本书对朵拉真实身份及后续个人生命的故事，呈现了传记般的详尽数据。朵拉的原名是依达·鲍尔（Ida Bauer），近年来其他有关她真实身份的资料很多，也已经陆续出版。她在1902年4月1日最后拜访弗洛伊德，之后一年，1903年12月结婚。1905年4月2日她的儿子出生。弗洛伊德不是在知道她结婚时出版，而是在知道她儿子出生后才出版。这是弗洛伊德的理念吗？一个女孩令人信任的转变是在小孩出生之后？

② 对出版的延迟，Peter Gay（*Freud: A Life of Our Time*, 1988, pp.246-247）似乎不赞成弗洛伊德表面所说的理由，他认为弗洛伊德出版朵拉案例，是要“教育那些固执顽固和不明事理的大众”，但是朵拉案例出版后，可以预期又会被批评“提供太多病人的信息”，所以弗洛伊德才必须更加谨慎选择出版时机，他似乎倾向于认为原因是弗洛伊德对其反对者的不信任。而根据我的想法，另一个可能的理由（也是我的其中一种猜测），也许和《性学三论》的出版有关，因为直至《性学三论》的出版，朵拉案例之中，才更具理论的完整性，似乎这也会是一个出版的好时机。当然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我这类的推测。